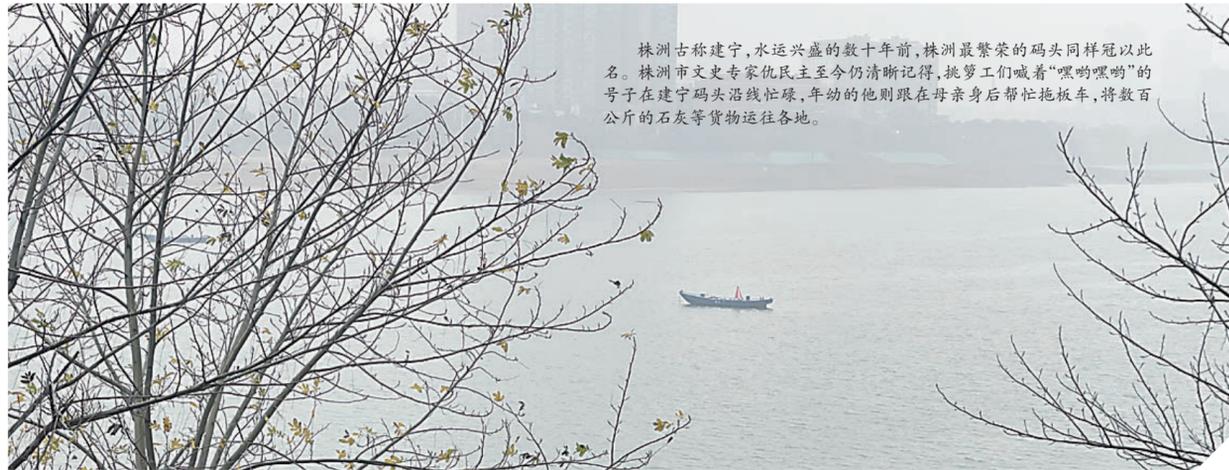


有人靠在这里拖板车养活六个儿女 建宁码头:远去的酱香与号子声

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/伍靖雯



株洲古称建宁,水运兴盛的数十年前,株洲最繁荣的码头同样冠以此名。株洲市文史专家仇民主至今仍清晰记得,挑箩工人们喊着“嘿哟嘿哟”的号子在建宁码头沿线忙碌,年幼的他则跟在母亲身后帮忙拖板车,将数百公斤的石灰等货物运往各地。

▲站在分袂亭附近,已找不到建宁码头的痕迹。 记者/伍靖雯 摄

建宁码头的挑箩工与板车夫

仇民主对建宁码头有很深的情感。他在解放街长大,父母都曾在江边的码头上用板车拖运货物。小时候,仇民主便跟着父母在株洲的大街小巷穿梭,遇到上下坡等难行路时,他便在板车后面帮忙使劲。

建宁码头原址,位于现在的分袂亭下方的湘江边。上世纪30年代,水路航运是货物流通的主要渠道。因为临近当时商贸最繁华的中正街(如今的解放街),方便沿线店铺进货,建宁码头的位置优势在同期另外几个码头中格外明显。

此外,江西萍乡的煤炭、株洲产的瓷器、酱料、大米、生猪等,甚至浏阳的鞭炮和夏布等物资,都会在这里下码头、装船,再运往全国各地。让仇民主印象最深的是酱油和酱菜,建宁码头附近原有个大酱厂,每逢开工会在沿堤挤挤挨挨放下无数大缸,里面晒着酱,远远就能闻到香味。

建宁码头,也是挑箩工与板车夫们养家糊口的宝地。仇民主还记得,每当有满载货物的船靠岸,码头边无数的挑箩工人们就靠一根扁担、两个箩筐,将货物肩挑背扛到目的地。这都是苦力活,有时一批货物要几个人才能搬动,“嘿哟嘿哟”的口号也是招呼彼此抬脚迈步的信号。为了防止挑箩工脚底打滑,当时码头斜坡上部还铺有麻石,非常有用。

不仅是汉子,码头边还有不少女工。仇民主珍藏着母亲王少青当板车拖运工时的工作证,证件是60年代初发放的,红色的封皮上印着“株洲市零担运输许可证”字样,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制发。仇民主介绍,当时不仅要“持证上岗”,板车也要有“行驶证”,他母亲的板车的牌照号就是“70811”。

当时,板车拖运工们都在搬运联社工作,仇民主每天跟着母亲去上班,等待分配工作,不允许私揽货运。“一般去建宁码头就是拖石灰,对岸的雷打石灰厂的货,只能走水路先到这里上岸,再送到河东的各家厂矿。”他还记得,一车石灰,最终可达四五百公斤,母亲并不壮硕,但力气不容小觑,一个月也能挣20多块钱,父母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能有50来块钱,这在当时是相当多了。当然,也是靠父母这样卖力气干活,才能把家里六口子女抚养长大。

一度被称为“洋码头”

建宁码头的起源,要从清朝末年说起。1994年版《株洲市志·交通卷》记载,清光绪二十二年(1896年),湖南有识之士熊希龄、蒋德钧等人开始筹办湖南内河航运事宜,上报湖广总督张之洞后,获批。1897年,当时湖南最大的内河航运公司——鄂湘善后轮船局成立,次年正式开航,从长沙往返于株洲等地,这也是株洲出现轮船客运的开端。

当时,在开放通商口岸的背景下,英国、日本、德国等国外的轮船接踵而至,在建宁码头上岸,由于这一原因,建宁码头在民间也一度被称为“洋码头”。

和一般的专门码头不同,民国时期,建宁码头属于客货两运码头,民运轮船公司开航长沙、衡阳等班次,都会在这里停靠。

抗战时期,日军进犯株洲,湘江沿线码头、房屋遭投弹轰炸,建宁码头停航。解放后,随着需求复苏,建宁码头逐渐恢复使用。

曾是株洲港口实行装卸机械化的开端

1953年至1957年,我国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,作为全国重点建设的八个工业城市之一,电厂、洗煤厂、南方动力机械公司等企业相继在株洲建立。

另一方面,建宁码头原有的客运功能分流到新客运码头后,又承担了另外两个码头的货物装卸,货物量进一步增加。1959年,在国营331厂等支援下,建宁码头安装了电动卷扬机及平板车,年吞吐能力达6万吨,这也是株洲的港口码头实行装卸机械化的开端。

相关资料记载,此时的建宁码头为混凝土斜坡结构,长120米,宽6-8米。仇民主收藏有这一时期建宁码头的老照片,可以看到,电动卷扬机是一种小型起重机械,卷筒缠绕钢丝绳或链条时能提升、牵引重物。下方铺有两条小铁轨,方便拖运货物。

1975年,电动卷扬机被拆除,汽车可以直达船边装卸货物,建宁码头的吞吐量大为提升,年吞吐能力达到10万吨。

不过,到了1982年,随着建宁闸二期工程开工,建宁码头被拆除,曾经火热的号子声也逐渐远去……



▲工作证全名为“株洲市零担运输许可证”。 记者/伍靖雯 摄



▲仇民主的母亲王少青的工作证,上面写着车辆牌照“70811”。 记者/伍靖雯 摄

为毫无血缘的“伯伯”养老送终 两代人的承诺,他们做到了

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/胡乐

几天前,陈柒林家坟旁新增了一个坟堆,白色的花园在竹林里格外醒目,但埋在里面的人,却和陈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

2月19日,84岁的熊云贵去世。这个来自益阳安化的孤寡老人,在攸县黄丰桥镇湖厂村高瓦组陈柒林家生活了40年。陈家从最开始收留这个“打工仔”,到后来当家人一样对待,两代人接力无微不至地照顾,直至他去世。



▲熊云贵生前照片。受访者供图

在争议声中收留了这个外地“老光棍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改革开放伊始,全国各地迎来经济建设的热潮。

在株洲市攸县的黄丰桥镇湖厂大队瓦子坪生产队,生产队自办的窑瓦厂生意红火,不光村民在家门口挣到了钱,还吸引了不少外地“打工仔”。熊云贵就是其中之一。

1980年初,远在安化县清塘铺镇的熊云贵跟随老乡来到了瓦子坪生产队,此时已42岁的他因家境贫寒,还是“老光棍”一条,便在瓦子坪生产队的窑瓦厂砍柴挣钱。

这一干就快三年了。1982年底,窑瓦厂因效益不好关门。熊云贵没了工作,也没了收入,加上还欠了点债,老实巴交的他不愿意

回到老家,于是便在当地寻找门路。当时,陈柒林的家境在村里算比较好的,因为他的父亲陈望华是一名乡屠员。

“那个时候我们三兄妹都还小,加之分田到户后,搞大包干,我家承包了10亩责任田,父亲经常在外养猪,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,看到熊伯伯没地方去,便收留了他,让他在我家干农活,给他开工资。”陈柒林说。

不过,父亲陈望华这一举动,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。“在封建社会,地主家才会请长工,现在都社会主义了,别人肯定会说三道四,而且我们家也怕受处分。”陈柒林说,为此,当时的村秘书沈根华还帮忙写

了一份2000多字的汇报材料,上交给县政府,但半年时间过去,一直没见答复,陈家也就认为政府默许了这一“雇佣”行为。

干满一年后,陈望华除了给熊云贵发工资,还给了他路费和土特产,让他回家过年。

原本以为,熊云贵会留在老家务农,可1984年的春节还没过完,他便提着行李,又回到了陈家。

“熊伯伯说家里太穷了,自己又是一个人,觉得在我们家打工好,有白米饭吃,他可以不要工钱。”陈柒林说,父亲对于熊云贵的回来也颇感无奈,便只好收留他,而这一留,就是40年。

父亲去世前叮嘱要为“伯伯”养老送终

熊云贵孤单一个人,在陈家的生活,让他有了家的感觉,而陈家也没有把他当外人。

在高瓦组,其他村民也逐渐认可了这个“外人”。

“他有时候也会帮其他村民干农活,人非常好,大家都很喜欢他。”湖厂村村委书记何文德告诉记者。

2013年,66岁的陈望华突发疾病去世。而早在他去世前,他已叮嘱好陈柒林照顾好熊云贵。

在攸县农村,老人在生前有提前给自己准备棺材的风俗。“父亲在给自己准备棺材的时候,也请木匠给熊伯伯打了一副。”这在陈柒林看来,父亲是准备要给熊云贵养老送终。

此时,78岁的熊云贵已是风烛残年,对于陈家来说,他不仅做不了什么农活,其赡养问题反而成了一个负担。这个时候的陈家并不富裕,普通的农民家庭,陈柒林上有富婆要养,下有两个女儿在读书,只靠

自己在当地的煤矿挖煤来养家糊口。一些村民建议他把熊云贵送回老家,但他并没有这么做。

“父亲在去世前就交代我了,如果他先走,我要为熊伯伯养老送终。”陈柒林说,“熊伯伯在我10多岁的时候来到我家,辛苦劳作了几十年,早就是我们的家人了,不能因为他现在老了,我们就赶他走,去世的父亲也不会答应,这是两代人的承诺,一定要做到。”

在最有“爱”的日子 流浪27年的男子回家了

本报讯(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/沈全华 通讯员/黄斌)“回来吧……”2月22日,在视频连线中看到失散27年的弟弟,远在170公里之外的姐姐深情地呼唤亲人。

2月21日清晨,天元公安分局巡警大队民警李利权和辅警李鑫接到市民报警称,在一处过街天桥下发现一名男子疑似精神方面有问题,他们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。该男子说自己40多岁,已离家流浪20多年了,每天靠捡拾废品卖钱谋生。

民警询问其身份信息时,该男子起初遮遮掩掩,不愿正面回答。在民警的真情感化下,该男子终于说出自

己的生日及籍贯。经过多方努力,民警终于核实了其身份,并联系上其姐夫。他姐夫说小舅子失联多年,上一次看到他还是1995年。27年来,家里人一直在寻找他,但一直都没有音信。此次幸亏株洲市民发现小舅子并报警对他进行救助,他们将马上前来接人。

第二天,该男子的姐夫一行4人从老家益阳市驱车170多公里,赶到株洲接他回家。27年后重聚,大家相拥而立,这才出现了视频中姐姐的深情呼唤。在这个最有爱的日子,这名男子跟随家人踏上归途,结束流浪的生活。



▲天元巡警救助流浪27年的外地男子。通讯员供图

一场风光葬礼为两代人的接力画上句号

即便生活并不富足,但陈柒林并没有因此亏待过熊云贵,他们三兄妹逢年过节都会给熊伯伯添置新衣服,并且包红包给他。“他都不要我们的钱,说没地方花,吃住都在我家,也不好意思再要我们的钱。”陈柒林说。

2017年8月,陈柒林将熊云贵送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老家,顺便将他的医保、低保等手续办理好,在小侄儿家里住了半个月后,熊云贵让陈柒林把他接回了攸县的“家”。

此别竟是跟家乡的诀别。今年2月19日早上,84岁的熊云贵去世。陈柒林本想亲自为这位相处了40年的熊伯伯操办一场风光的葬礼,可他自己当天晚上住院了。由于常年在煤矿工作,他患上了矽肺病,以前还能在家靠制氧机维持生命,但现在必须住院治疗了。

熊云贵去世后,村支书何文德第一时间和他老家的村干部取得了联系,询问对方有什么风俗需要遵循的,对方除了感谢外,还让熊云贵的三个侄儿来参加葬礼。

陈柒林的两个妹妹也立马赶回来了,附近的村民也纷纷前来帮忙。

在农村,红白喜事都会有收礼的习俗,可还在医院病床上的陈柒林再三嘱咐何文德,熊伯伯的葬礼,不能收任何村民一分钱。

还在躺着输液的陈柒林声音有些嘶哑,“很遗憾没能把熊伯伯亲自送上山。”在村支书何文德的主持下,22日,躺在棺材中的熊云贵,在敲锣打鼓和鞭炮声中,被安葬在陈家的祖坟旁,他将永远安睡在这片熟悉的异乡竹林中。